

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审美趣味给人以力量

春天，在银锄湖畔

□王雪瑛

2016年进行对话时，先生兴致盎然，思维敏捷，侃侃而谈，在回家的路上，先生还让我背诵孔子曰。

2016年的春天，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明亮，先生坐在长风公园银锄湖畔的长椅上，我和他一起面对早春的湖水，开始了关于文学的对话。我们的话题从《论“文学是人学”》到文学名著中的人物；从曹禺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到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从文学永恒的魅力，到文艺批评的活力……

我们的周围散落着一丛丛迎春花，她们在阳光下展露着嫩黄的娇颜，那是在整个漫长的冬季中孕育出的生命。我想起了先生写过的一句话，“也许，只有当一个人真正体会出文学的价值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最终走出那不仅仅是文学的精神困境。”

钱先生发表于1957年的《论“文学是人学”》，曾大胆地批判了“工具论”，真正延续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启蒙思想，虽然一度遭到批判，但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正是拥有对文学审美性的深切体验，才使他获得了走出那段严酷岁月的心灵力量。

我们畅谈了近2个小时，我陪着先生回家，一路上先生还让我背诵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先生告诉我，他的生日和孔子是同一天，9月28日。回家后，我让他靠着摇椅，在绿茶的润泽清香中，我们又接着聊刚才的话题。

整个下午的谈话，让我受益良多，让我回想起多年前，跟着先生研习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时代，文学的魅力让先生保持着生命和思想的活力。

如果将人生比喻成长篇小说，那么导师钱谷融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

他是一个在人生旅途中思索“人学”奥秘的智者，他是一个在文学研究中体验人生百味的仁者，他对文学之美的理解，他对生命诗意的领悟，他的人生和文学相互影响，构成了他的艺术人生。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这是我熟悉亲近的声音，这是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在朗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生命的路》。他吐字清晰，发音富有音韵之美……2017年4月底央视《朗读者》节目在华山医院为他拍摄，5月6日晚节目播出后，先生成为年龄最高的朗读者，鲁迅的话语也是他生命之路的写照。

从青春年少成为先生的学生到如今的人到中年。时光淹没了多少人和事，任时移世易人情冷暖，先生的声音在我行走的路上始终清晰，我接通电话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走进华东师大二村的家，就可以看见他的身影。而从2017年9月28日开始，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珍贵的记忆，9月28日晚9点16分，先生在安睡中远行，带着大家深深的祝福。

如果将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

部长篇小说，那么导师钱谷融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大四那年我斗胆报考了钱先生招收的硕士研究生班，幸运地成为从中文系应届本科生考入先生门下的学生。我在华东师大从钱先生研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三年，就是我一生中紧要的、不可替代的三年。

钱先生不给我们规定什么必须读完的书目，必须完成的课题，也不推荐我们的论文给报刊，而是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眼光，自己寻找研究的课题，自己确立方向，自己发现问题，当然，他会向我们推荐书目，其中他推荐多次的是他钟爱的《世说新语》。先生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和自由，也锻炼着我们选择的能力，培养着我们选择的责任。在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中，他充分尊重我们的学术个性，让我们按自己的心愿发展。同时，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做人必须正直和真诚，治学必须踏实和严谨。我们在青春时代相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潮，我们在钱先生的引导下，在大量的阅读，在不断地思索中，一天天地成熟起来，形成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对作家的把握，对现、当代文学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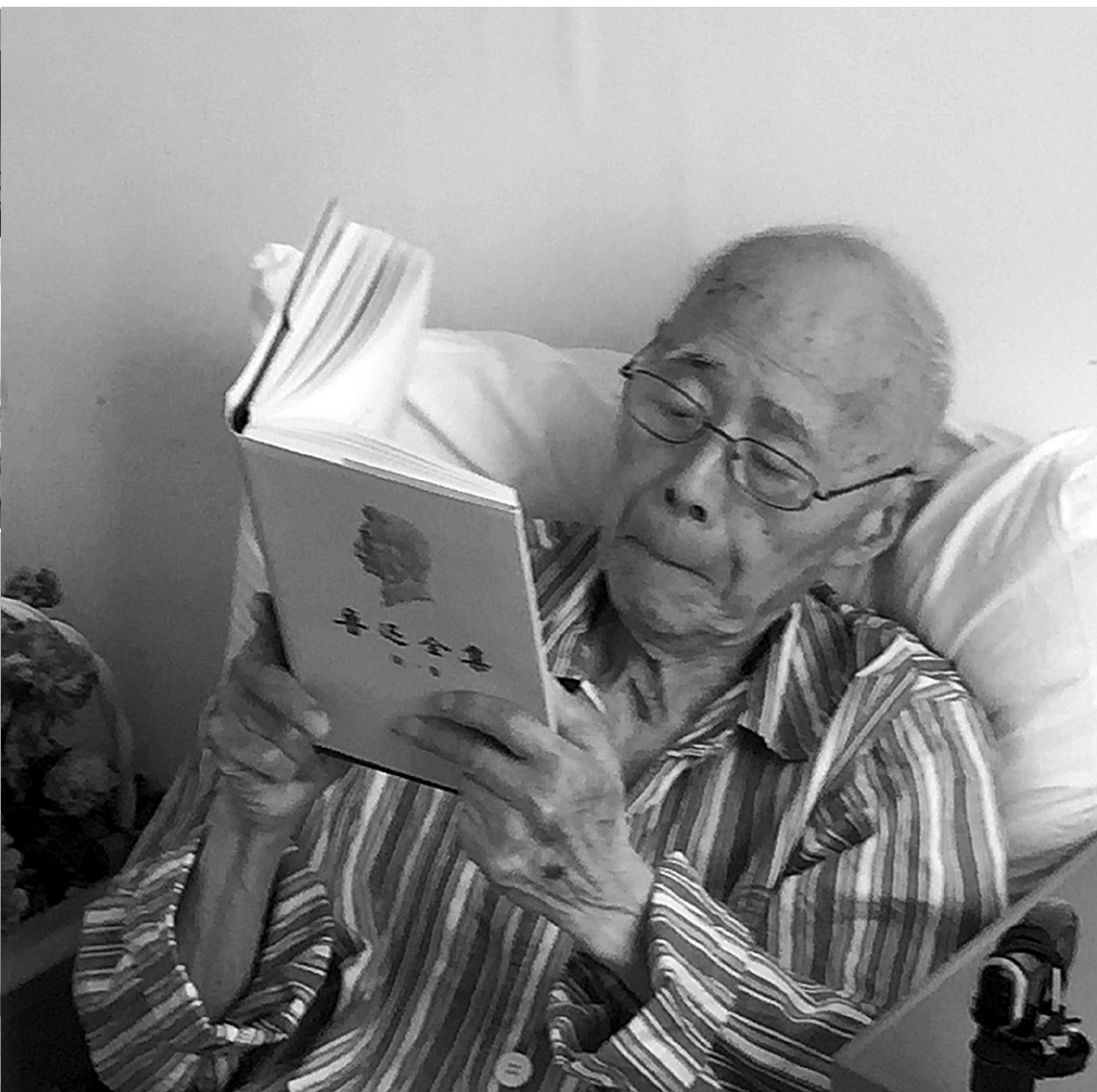
我展开回忆的一个个章节，从以往到现在，他的人生都在为我们示范，特别是最近的日子，高龄消瘦的他，病重入院的他，依然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着善解宽厚，从容淡定，在自然平静中透出非凡的力量，让我懂得什么是历经人生的逶迤曲折后，依然能保持人的尊严，闪耀人性的光辉。

从1919年到2017年，先生出生与五四运动是同一年，先生近百年的人生之旅多么丰厚！《论“文学是人学”》穿越了60年的世事沧桑时代嬗变，依然保持着人文思想的温度，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本，今天依然是我们衡量文学作品之优劣的重要标尺。陈伯海教授说，《论“文学是人学”》提升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思想水准。胡晓明教授说，钱先生对文学的爱，直接体现在他对文字的珍惜，他的文字是那样的温润而细致，浸染着微物关情的诗意、日常人世的用心以及深切婉转的人性幽思。

从多种媒体的纪念专题中，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收到的来自全国高校和文学研究机构的唁电中，我读出了当代文学之心对先生的理解和尊敬。无数学子心有所感，仰沾时雨之化。

先生以独立之思，铸就学者风骨，以性灵之笔呈现文学魅力！先生散淡中的坚守，修辞中的真诚，文学中的审美，生命中的诗意，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有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有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传承。

（王雪瑛，评论家，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2017年5月，钱先生在华山医院病房。 杨扬 摄

与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比较中充分展开的，所以无论是戏剧创作，还是戏剧评论，莎士比亚是不是一个借鉴和评判的标准？

钱谷融：莎士比亚是雅俗共赏的戏剧大师，他的戏剧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以他的戏剧语言来分析 and 比较，可以深入浅出明白晓畅。曹禺的戏剧语言最突出的优点，就在于对话中鲜明的动作性。他写的对话，能够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心理伴随着剧情发展的节奏而一起跳动。因为他的剧中对话，都是人物与事件、性格与冲突的统一，都是既能表现人物的性格，又能推动事件的发展，而且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来推动事件的发展，在事件的发展中来揭示人物的性格。

王雪瑛：您的比较分析，传神而贴切。您在青年时代就见过曹禺吧，他当年的讲课和演讲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钱谷融：我虽然算不上曹禺先生的学生，但听过他的课。1942年我从中央大学毕业，正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担任国文教员。中央大学国文系伍叔俊先生告诉我，他已请了曹禺先生来教戏剧课，我如有空可以去听课。可惜因为我当时在中学教国文课程安排很多，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我只去听了几次，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那时曹禺才三十出头，双目炯炯有神，他引用到莎剧中的台词时，常能用原文背诵如流。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学生都深深地被他所吸引，倾慕不已。我在听他讲课之前，还看过他演戏，他和张瑞芳一起主演了《安魂曲》，他在剧中饰演

了男主角莫扎特，曹禺的表演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王雪瑛：我第一次知道曹禺先生有如此出挑的表演天赋，真是才华横溢的通才。在现代文学中，我还特别喜欢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作品，请问您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钱谷融：我也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当年我的老师伍叔俊先生请老舍先生来中央大学国文系讲座的时候，是我做的主持。老舍先生讲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到了重庆，我可不敢随便写了，因为我对重庆不够了解，而在北京，只要是刮过来一阵风，我也能分辨出这风里所有的味儿，我也写得传神……”可见作家写他熟悉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呀！老舍对北京的深厚感情和深入了解是他写好北京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现代文学的高峰当然是鲁迅，我还喜欢何其芳的《画梦录》，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

王雪瑛：中国现代文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鲁迅的文章和语词是最有个性与魅力的。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为了准备新年后考取您的研究生，我第一次留在学校里过寒假，守着宿舍床头的灯光和一套《鲁迅全集》，守望着鲁迅先生的语词，度过了冬天的严寒和备考的紧张。他的精神能量通过他的语词渗透到了我的心灵，治疗着我的脆弱，塑造着我的生命。

钱谷融：记得你研究生考试的作文中主要写了鲁迅的思想。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与鲁迅同过事，他一向敬佩鲁迅先生。听说他离开内地后，一度去日本教书，教的课程中就有鲁迅。在现

代文学的研究中，鲁迅也是我喜爱和研究的对象。鲁迅曾说他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两句话，不但充分说明了他的杂文的现实性与战斗性，而且还说明了他的杂文是现实性、战斗性与形象性的统一。鲁迅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的经典，有着叙述与议论的形象化，周密严谨而又活泼生动的逻辑结构，还有简练隽永的、充满机智与幽默感的语言。

王雪瑛：嗯，鲁迅文章的思想力量势不可挡，一方面联系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波澜起伏，一方面呈现了他思考的高度和深度，他的热血和襟怀。他的《拿来主义》，化繁为简，结论有力，“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称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称为新文艺。”

钱谷融：鲁迅的两只脚坚实地踏在他所生长的土地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和中国分离，他的双眼紧紧地盯住他周围的现实，盯住他所爱和所恨的一切。论敌常说他偏狭，而多疑，其实这正表现出他对中国和人民的深爱。由此他文章的题材都是取自现实社会，都是大众所关心的，能够引起普遍的关注现象。他的写作题材有一种论战的性质，他常常透过具体问题去关照时代大潮和社会现象。

鲁迅的文学才能丰富饱满，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哪一种体裁，总掩藏不住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特色；即使在日常的谈吐中，也难掩他文学家的光芒，他的许多亲友所写的回忆文章，为我们留下不少生动有趣的材料。